

**張志明** 花蓮縣教育局局長

## 打造 後山新學園 的 工程師

花蓮與台東常被人稱為台灣的後花園，有著中央山脈的阻隔，讓後山的文化總仍留存著幾分的純樸與原味，也是許多都市人為抒解壓力而樂於造訪的地方。花東是七個原住民族的原鄉，是原住民人數最多的兩個縣，許多原住民學生與原住民學校座落此地，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多元交會，是花東教育的特色，但也突顯出地方教育單位推動文教業務時，在面對傳統與現代交會，規劃施政的智慧及責任的重大。

花蓮縣教育局的張志明局長，自2002年起擔任台東縣教育局長，之後又轉調至花蓮教育局局長一職，可說是影響東台灣教育的重要人

是影響東台灣物。藉由明確的教育統計



以瞭解原住民的教育問題，並對症下藥擬出正確的策略，是張局長用心提升原住民學生教育成就的作法。

提到原住民教育，張局長覺得「原住民教育現階段已經成為被政治操弄的符號，有人透過這種操弄符號希望得到族群認同，卻沒有真正顧慮到原住民族要的教育內涵，這是比較可惜的。」這是張局長的感嘆，他也表示「看到的是音樂、舞蹈、體育等方面一再被宣揚。但是，教育仍有一些其他需要被養成的部分，倒是很少人去關注到。」

對原住民學生的表現，他始終抱持著肯定的態度，卻又認為學習成就的無法提升，還有幾個因素，其一就是學生的教育難以獲得家庭的支持所造成，再來就是自我矮化的瓶頸，「東部最大的問題是學生自我矮化，老師是目標輕視，學生總是自己認為比人家差，導致很多作為不太敢做；有些老師常常感嘆考卷題目太難，不適合他們的學生，這就是目標輕視，

◀ 站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張志明局長，對於原住民族教育的狀況，總有著敏銳的觀察，並有他對症下藥的獨到見解。



認為學生不會，所以教學愈來愈簡單，題目也愈來愈簡單，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一個適合原住民學生的教學方式，應該要從原住民的文化特性來思考教育與教法，張局長說：「因為對數的概念不同，所以就要轉化教學方法，不能用漢人傳統對數的觀念來教導原住民。語文也是一樣，必須要透過轉化，這樣就可以將抽象的概念抽離出來並做發展。」他又說：「上一次的教育改革是因為課程教材沒有辦法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作結合，而這一波的改革則是希望透過課程改革，從小朋友的生活經驗去轉化抽象概念，這部分是很難做的，卻是我們必須要推行的。」

對於許多提供給原住民的優惠措施，張局長認為保護並不能提升原住民的競爭力，尤其在《原住民族教育法》中對於文化保存或是各個族群文化保存，都過於強調去保護，過度地強調自己，過度地自我認同，會容易產生排他的情緒。因此，對於原住民族教育法中對原住民師資的保護，他擔心保障現在將會犧牲未來，保障現在人的工作，將會犧牲族群未來文化的發展，使某些方面沒有競爭力。

鄉土語言教學，是教育部在國家語言政策

鬆綁的引導下，反應在九年一貫教育改革的行動。對於語言振興方面，站在第一線觀察的張局長，發現到很多原住民都不選自己的族語，而是選擇holo語。對於，很多原住民主要是工具性取向來挑選語言，他感嘆說道「很多原住民父母親知道，第一步是要讓我的小朋友能夠進入到大社會裡去適應，講我的族語，別人聽不懂是沒有用的。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原住民菁英份子推動族語時，老是推動不起來，就是這個緣故。」

在面對原住民族教育時，從張局長的談論中，似乎讓人感覺到中央與地方在面對相同的政策，各有著不同角度的體認。雖然，范巽綠次長深感「原住民的問題是：他的部落沒有明天，家庭沒有明天，沒有希望。但是，我們透過教育體系，藉由原住民母語的傳承，使得他們恢復信心。」所以，原住民教育的最終目的，范次長認為要提振的是信心。不過，張局長除了要提振起後山師生對教育的熱忱與信心，在他的工程規劃圖中，更期待能改變後山教育的邊陲印象，築起一個能讓原住民學生更有競爭力的優質學園。

訪問～

東部學生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又該如何改善呢？

張局長～

東部最大的問題是學生自我矮化，老師是目標輕視，學生總是自己認為比人家差，導致很多作為不太敢做，在部落裡，小朋友的活力充分展現，但是到市區來時就不敢講話，太強調文明現代化時，就覺得自己比別人差。我很佩服在台東的一位校長，他帶小朋友到台東市義賣編織與珠飾，義賣所得再捐給台東市的小朋友，這種思考很重要，他告訴小朋友我們也有能力幫助其他人。

